



目标



素材提供

一针见血

素材扫描

一针见血

修图制作

安若子

送给和我们一样喜欢小人书的朋友们



制作时间 2007-02-20
制作编号 07ymmt52-18

目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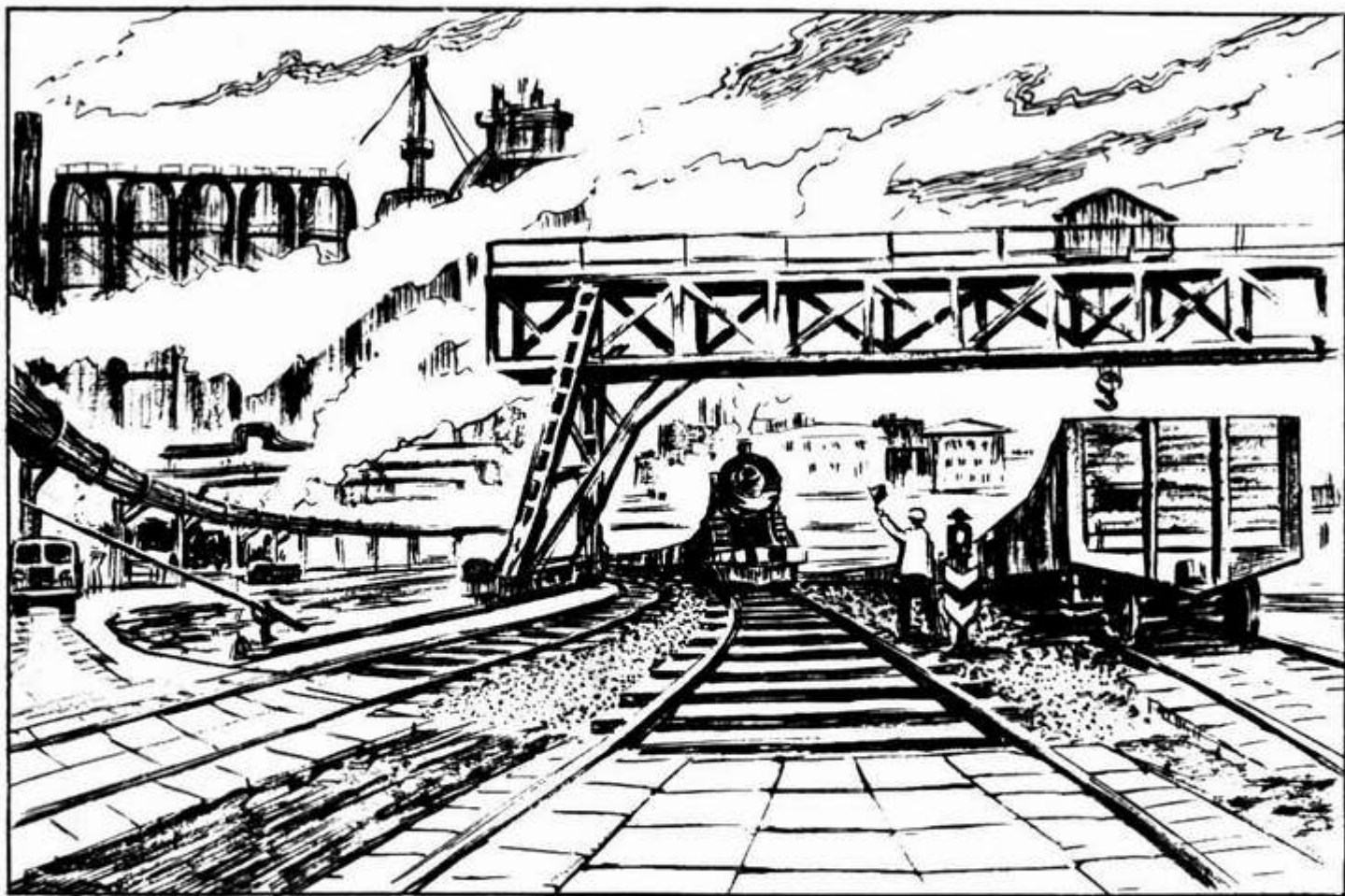
编文 施国佐 绘画 许金国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 本书收两则故事。《目标》反映了钢铁工人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自觉与狭隘的本位主义等旧思想、旧习惯势力作斗争，努力发展钢铁生产的事迹。故事热情地歌颂了锻钢工人陈志高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，以“分工虽不同，都是主人翁”的共产主义精神，从事革命工作。

《钢管“厨师”》写的是拉管组组长丁长海乐为革命炒“小锅菜”的生动事迹。故事热情地歌颂了想全局、为全局、急全局的共产主义风格。



(1)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，“工业学大庆”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，十里钢城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战斗景象。大道上一辆辆载重卡车在奔驰，火车头还拉着一节节装满钢材的车皮送出钢厂。



(2) 炼钢车间的料场上,高大的露天行车在来回行驶,只见那忙碌的人群里,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突出,他一会儿在小火车轨道前卸红钢,一会儿又用铁棍撬着排列不齐的钢锭。这个人看上去四十五、六岁,中等个子,身板挺结实。



(3) “老陈——” 这时从路边传来一阵喊声。音落人到，一个也是四十来岁的工人已来到红钢堆前：“老陈，你怎么跑到炼钢车间来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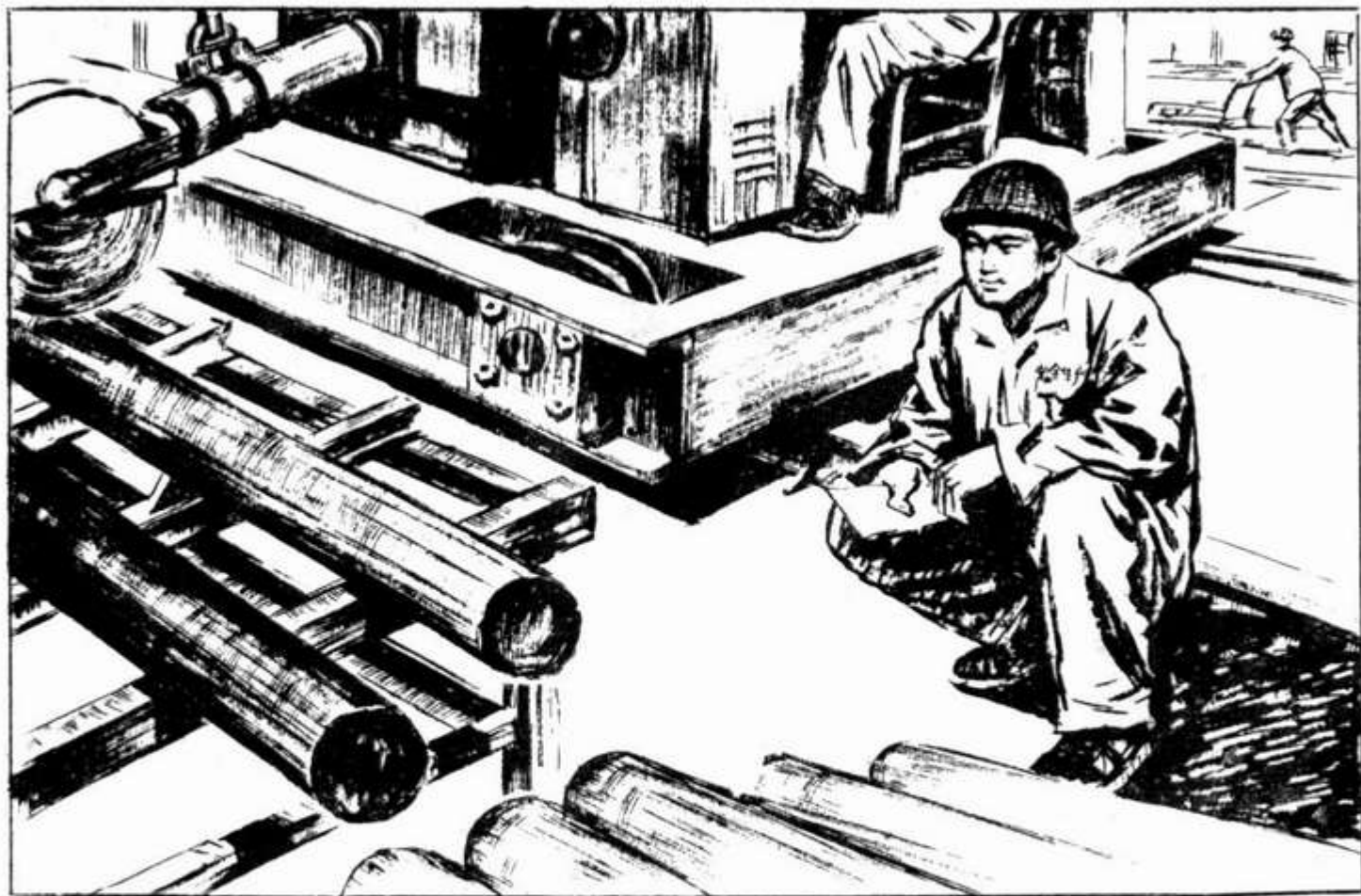
(4) 说话的叫洪文虎,是锻钢车间一号锤小组副组长,老陈叫陈志高,是一号锤组组长。老陈抬头见是老洪,便用手指着料场上的钢锭说:“你来得正好,看用什么办法把这些钢锭快点运到我们车间去。”



(5) 谁知，老洪却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老陈，人家是炼钢车间，我们是锻钢车间，去管人家这些事干什么？他们来多少料，我们就吃多少料，有时间还是商量商量我们小组的事吧。”



(6) 老陈一听，不由得心中一沉，严肃地说：“什么人家的，我们的？工种上有炼钢、轧钢之分，目标还是一个，分工虽不同，都是主人翁。”说着，大步朝料场工人那里走去，老洪只得跟了上去。



(7) 过了一天,老陈又跑到精整工段,他象一个小学生似的蹲在磨钢机旁,专心致志地望着磨钢机上发出的耀眼钢花。一蹲就是大半天。



(8) 老陈离开了磨钢机后,又到了退火炉旁,他正与退火工在讨论什么,还用笔在本子上记记划划。一号锤的同志们看在眼里,大家猜测着,老陈又在想什么新点子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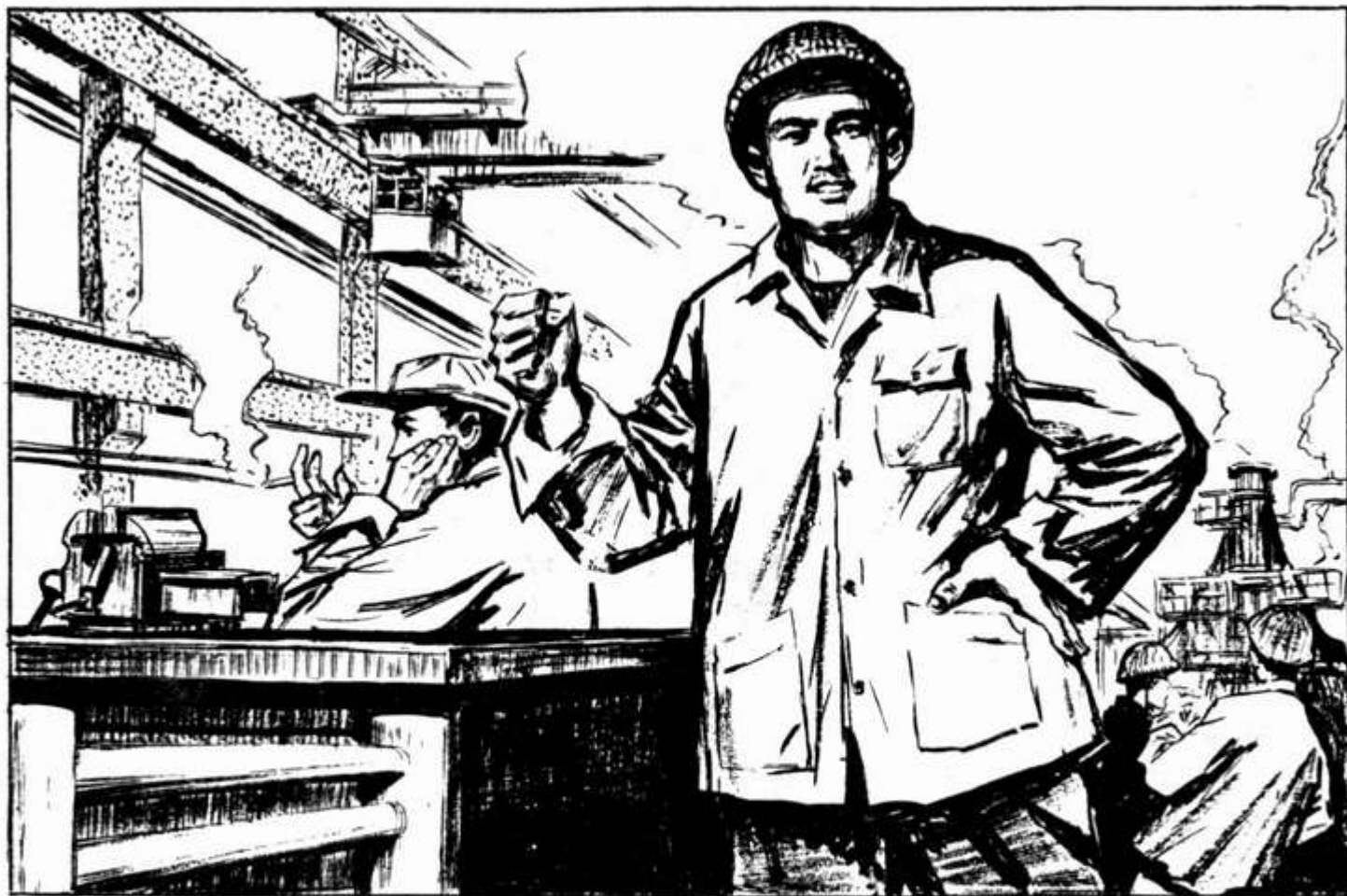
(9) 老陈回到小组里，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大家：“炼钢车间的钢锭送到我们这里不够及时，是因为这中间要经过酸洗、研磨、退火等七八道工序，生产周期长。所以，尽管料场上钢锭堆积如山，锻钢车间还是‘吃不饱’。”



(10) 老陈继续说：“我反复捉摸，想把炼出的钢锭不经酸洗等工序，来料直接锻打，大家看行不行？”顿时，象矿石加进钢水似的，小组里沸腾了，大家劲头十足地表示：学理论，见行动，要象铁人那样，迎着困难上，攻下试验关！



(11) 这时，只有老洪一人闷着头在抽烟。老陈走过去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“我……”老洪没有马上回答。过了半天才说：“好是好，可是万一试验不成功，那就要拖我们小组、我们班、我们车间后腿啦！……”



(12) 老陈却很有信心，他说：“我看只要我们拿出批《论语》和《三字经》的劲头，乘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东风，我们一定能攻下试验关！”



(13) 试验就这样开始了。不料在锻打时钢锭产生裂缝，毛病增多，锻打一支钢要比原来多花几分钟，产量下降了。老洪见此情况，心急火燎，对老陈说：“顾全大局重要，还是停止试验吧！”



(14) 老陈镇静地说：“别慌，我们大家一起找一下失败的原因。现在产量降了点，以后问题解决了，会上升的。你呀，只晓得一只锤头一支钢！”老洪一听脸霎时红了，原来，最后那句话，还有一段来历呢。



(15)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，一次，班里干得正欢，眼看要突破新的记录。就在这时，汽锤速度突然慢了下来，一检查，发现是漏气，而老陈在值班室开会还没回来。



(16) 老洪一看墙上的大钟，离下班只有一个小时了，他想，如果停锤抢修，势必要影响新记录的突破；如果不修，也可以拖到下一班。于是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继续干！”



(17) “停锤抢修!”忽然,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,只见老陈手拿扳头,出现在汽锤前。老洪不快地说:“这一来,新记录要泡汤了!”老陈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呀,只晓得一只锤头一支钢。”



(18) 老洪不解地反问道：“难道一只锤头还能打两支钢？”
“能！”老陈肯定地说，“从一个组看，产量是少了。但我们为下一班创造了条件，他们产量就可以增加，一只锤头就能打两支甚至八支、十支钢呢！”



(19) 一席话,说得老洪心服口服,马上和老陈一起爬上锤顶进行抢修。



(20) 现在，老陈又提起往事，老洪脸上一阵阵发烧：“老陈，你批评得对，不过……”老陈见老洪没有把话说下去，知道他思想还没有完全通，于是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老洪，我们这对老兄弟抽空再好好聊聊。”



(21) 下班了。老洪就到值班室去找老陈。推开门一看，却不见一个人影，他刚要转身到别处去找，蓦地，“的铃铃……”电话铃响了。



(22) 老洪顺手拿起话筒，原来是炼钢车间料场打来的，说：“你们提出的钢锭来料直接锻打的方案，真是要帮我们炼钢车间解决大问题啦，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试验。”



(23) 听了对方一连串赞扬的话，老洪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他放下话筒，猛地冲出值班室，朝车间奔去。



(24) 一到红钢组,老洪突然发现,那散发出烤人热气的红钢堆的夹弄中,老陈毫不在乎地坐在地上,他那长满老茧、沾着油污的大手,正紧握着铅笔,在那本被汗水浸得发黄的小本子上记着什么。



(25) 老洪再仔细一看,离老陈不远,车间党总书记和两个技术员也蹲在地上,指指划划地谈论着。



(26) 看到这一切,老洪浑身热血沸腾:为了全局,老陈他又放弃休息,不辞劳苦地在战斗着啊!他一个箭步跑到老陈跟前,激动地说:“你狠狠地批评我吧!”



(27) 老陈一只大手紧紧捏着老洪的肩头，高兴地说：“老洪，认识了就好了。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教导，‘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，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、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。’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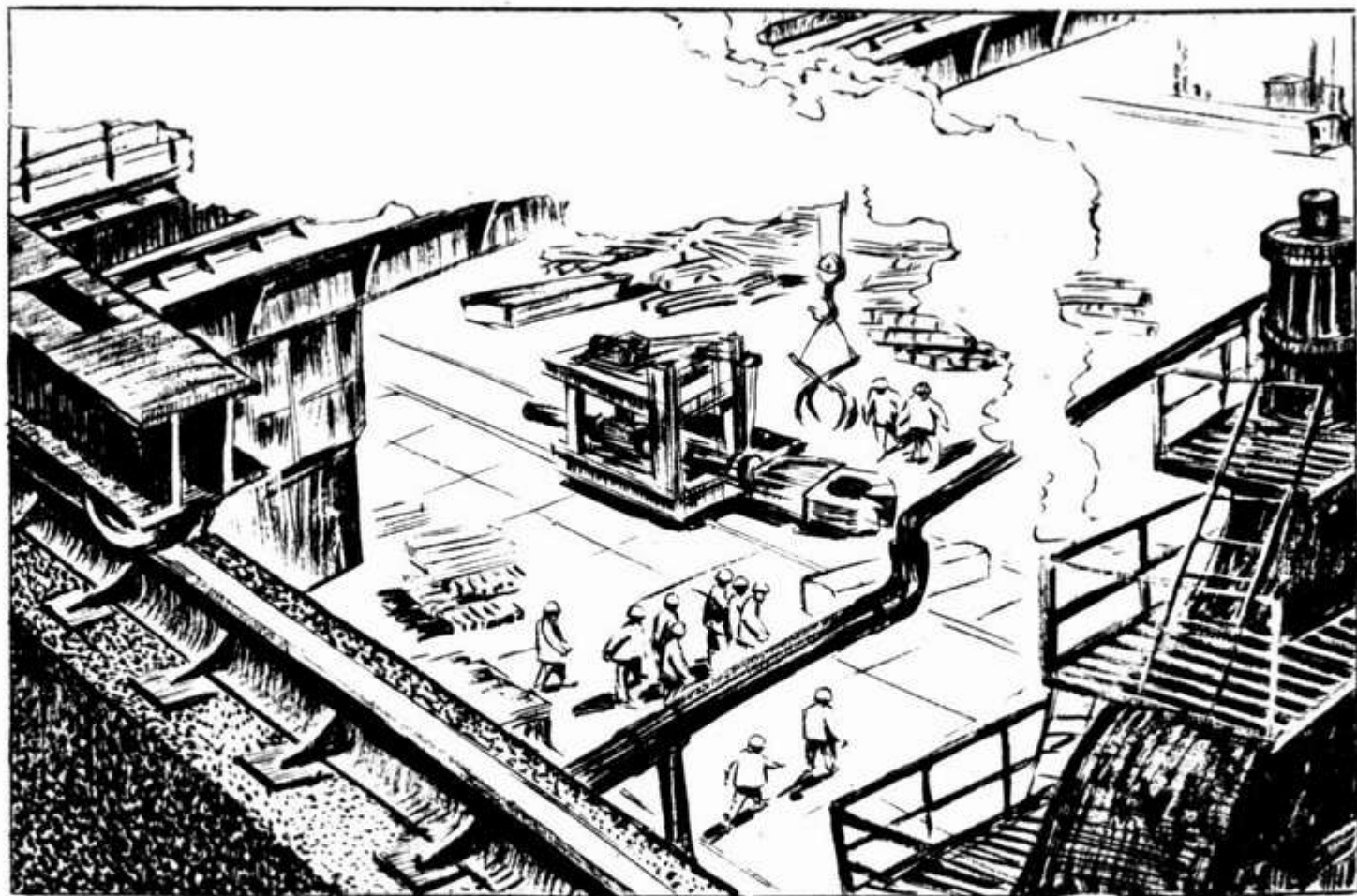
(28) 接着,老陈又指着车间里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,继续说:“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,还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,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保守、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,不断清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啊!”



(29) 老陈的话，每个字都象重锤敲在老洪的心坎里。老陈平时爱说的那句话，又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分工虽不同，都是主人翁！”霎时间，惭愧和不安，激动和决心，全都涌上了他的心头，他决心和大家一起投入战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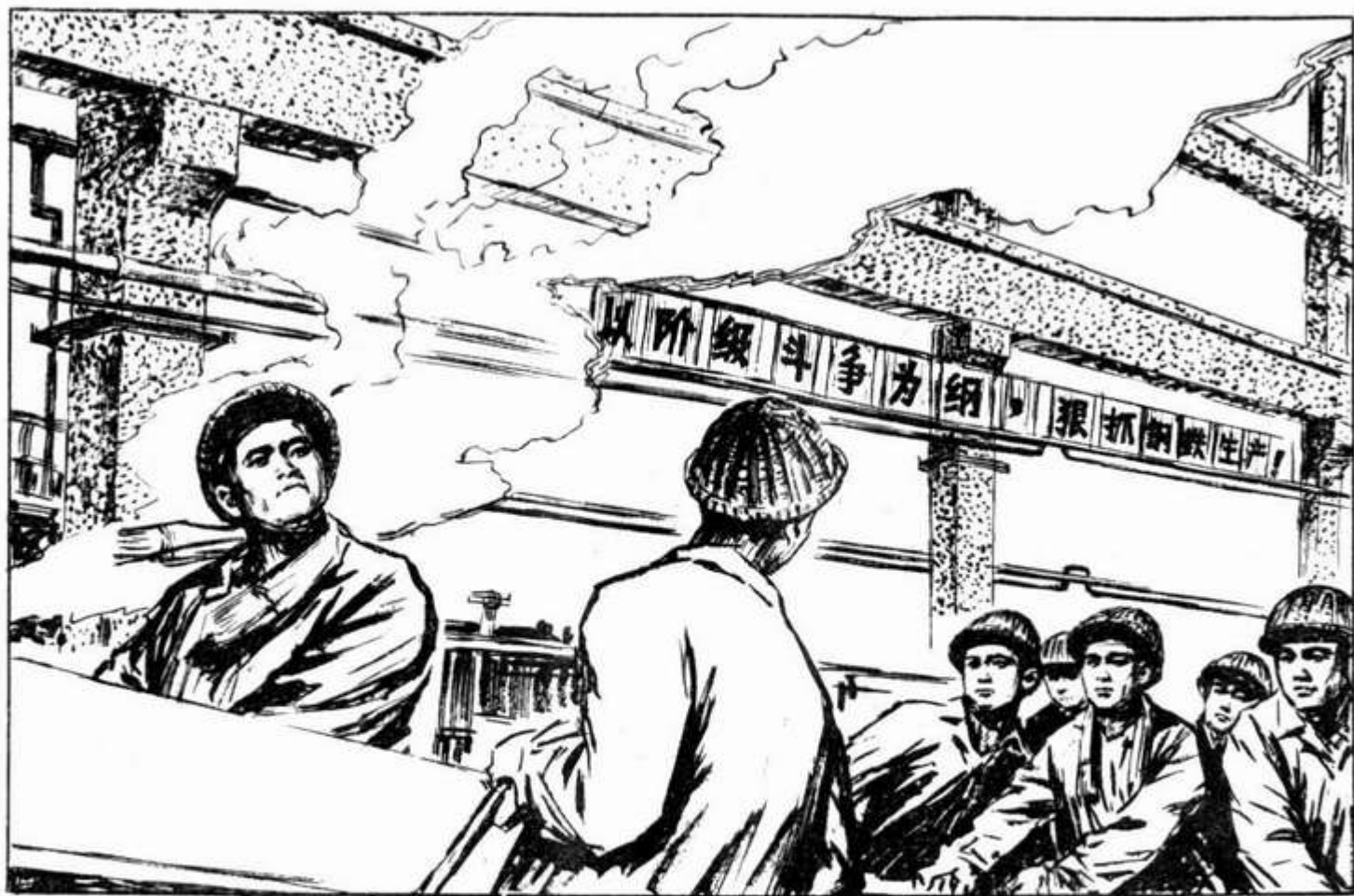
(30) 过了两天,新的试验又开始了,在老陈的指挥下,一支通红的钢锭被送到了汽锤上。前来参观的人,都睁大着眼睛,紧张地注视着锤上的一举一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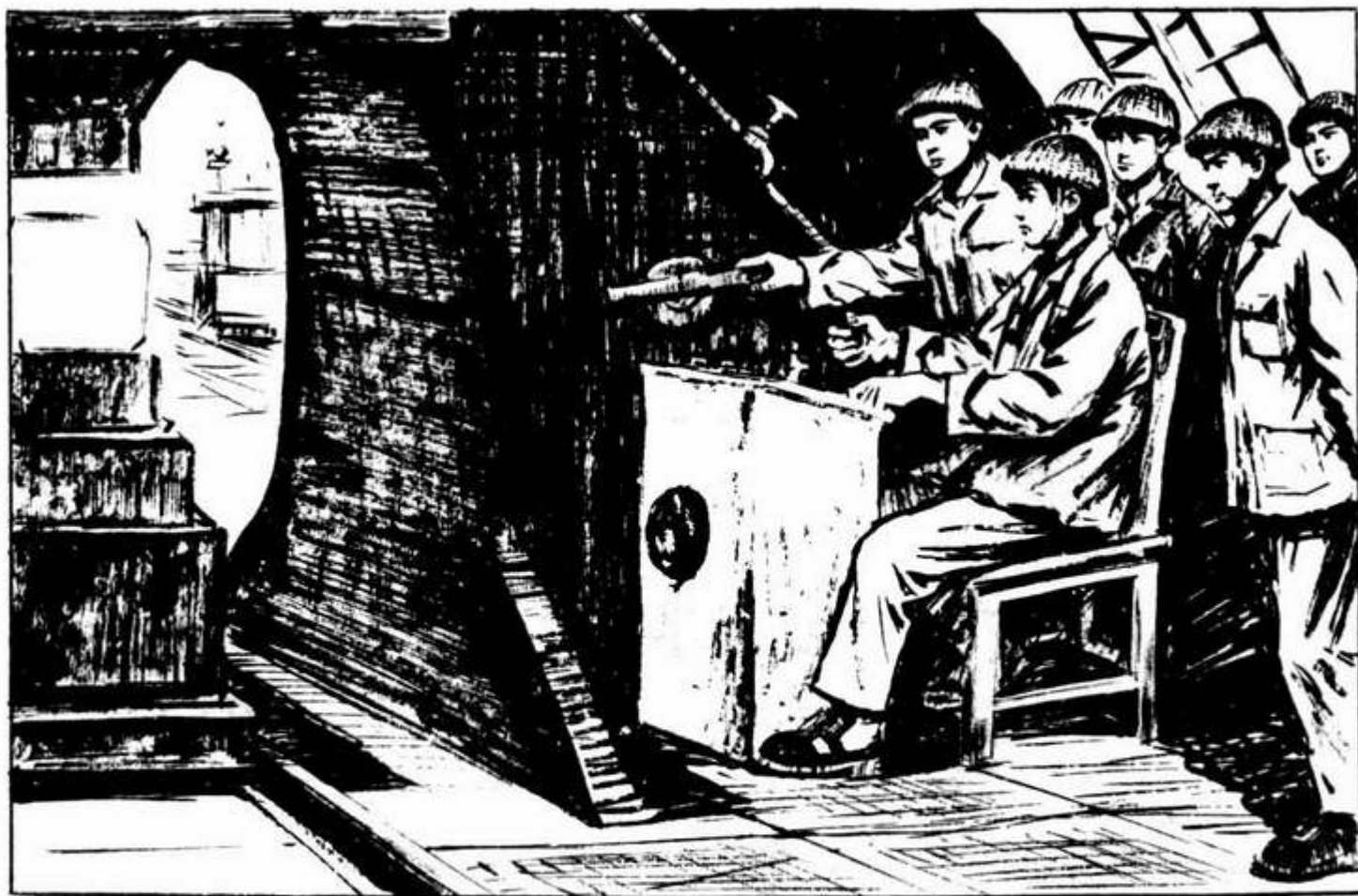
(31) 正当加热工把第二支钢锭送来时，忽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行车的铁链子碰到了打钢机的支架上，通红的钢锭落在地上，站在周围观看试验的人焦急起来。如不及时采取措施，试验就得返工重来。



(32) 说时迟,那时快,老陈象脱弓之箭似的,一手拿着铁棍,朝通红的钢锭奔去。老洪和小组的同志也赶了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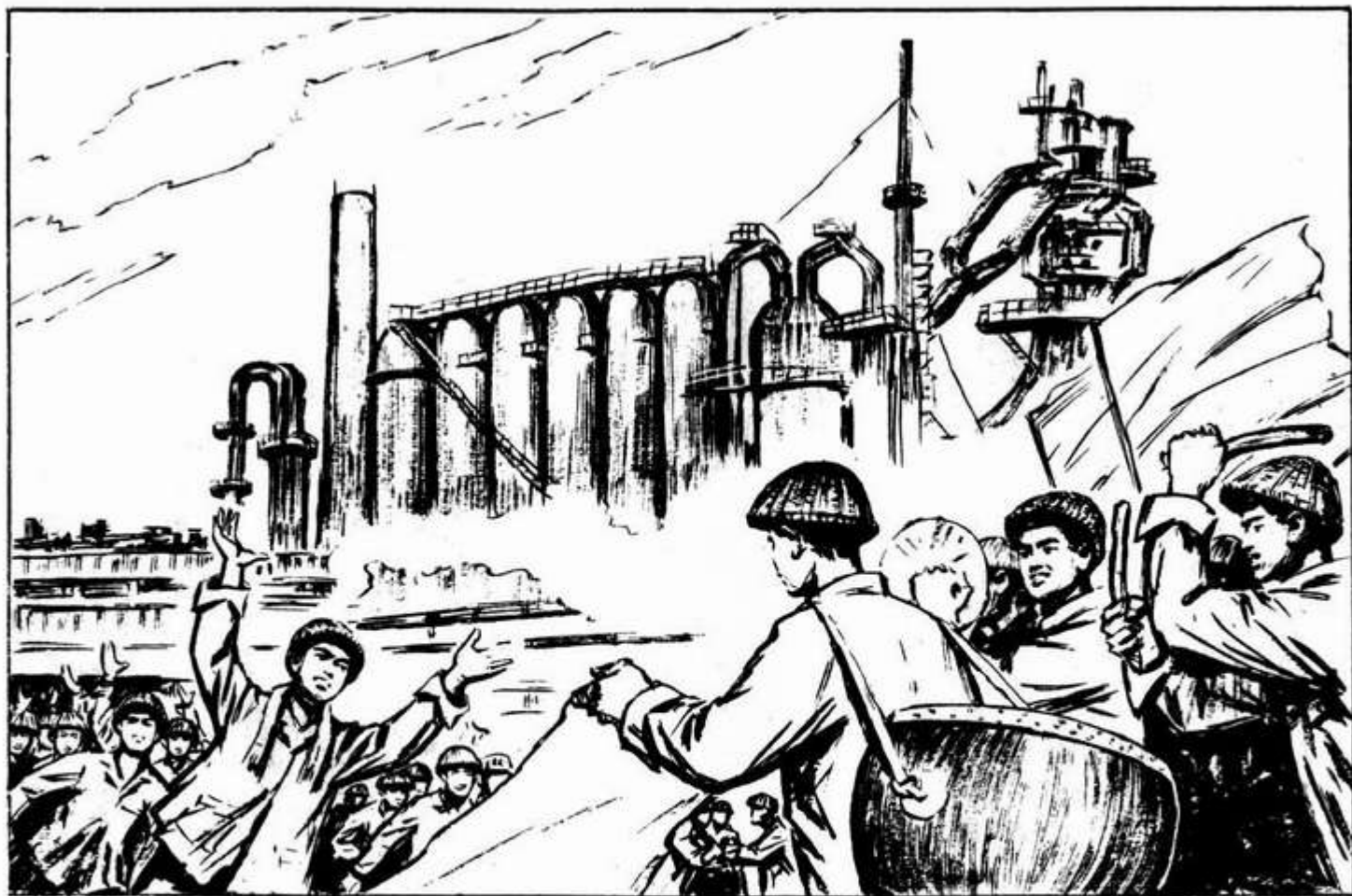
(33) 大家冒着高温,顶的顶,钳的钳。老陈和老洪各握铁棍的一端,另一个青年抓住钳柄,三人一步一颤,硬是把这掉在地上的钢锭送到了汽锤上。



(34) 汽锤重新欢唱起来，发出了十分有力而有节奏的声响。这通红的钢锭被驯得服服贴贴，在砧台上被翻来复去的锻打着。



(35) “试验成功啦!”“钢锭热送锻打成功啦!”这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车间每个角落,人们象潮水般地涌向一号锤台。车间党总支部书记紧握老陈的手,向他表示祝贺,厂房里呈现一片欢腾景象。



(36) 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……” 炼钢车间料场的工人敲锣打鼓也来祝贺了。老陈等忙迎了上去。只见大红喜报上写着：“学理论，抓路线，猛促钢铁生产。想全局，为全局，急全局。”这几个字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显得那样鲜艳，那样醒目。



钢管“厨师”

编文 王银华
绘画 朱国勤



(1) 钢管车间生产组的办公室里，组长何毅正独自忙碌着。他一会儿整理各种报表，一会儿接着电话，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生产排得那么紧，用户还来催货，我又不是三头六臂……”



(2) 忽然，“嘭”地一响，门被一个硬脚头踢开了。“老何，医用二十克不锈钢毛细管任务为啥不接？人家试验正等着急用，你知道不？！”刚访问用户回来的拉管组组长丁长海，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地向何毅提出了质问。



(3) 何毅搔了搔脑袋,细想了一阵,这才记起:两个星期前的一天,群英医疗器械厂来过一位同志,要求支援一根半米长、二十克重的不锈钢毛细管。



(4) 何毅感到十分新鲜，因为车间生产的钢管都是论吨的，讲克数的东西从来没有生产过，于是婉言谢绝了。再说，事情多，这件事又小，何毅早就把它忘在脑后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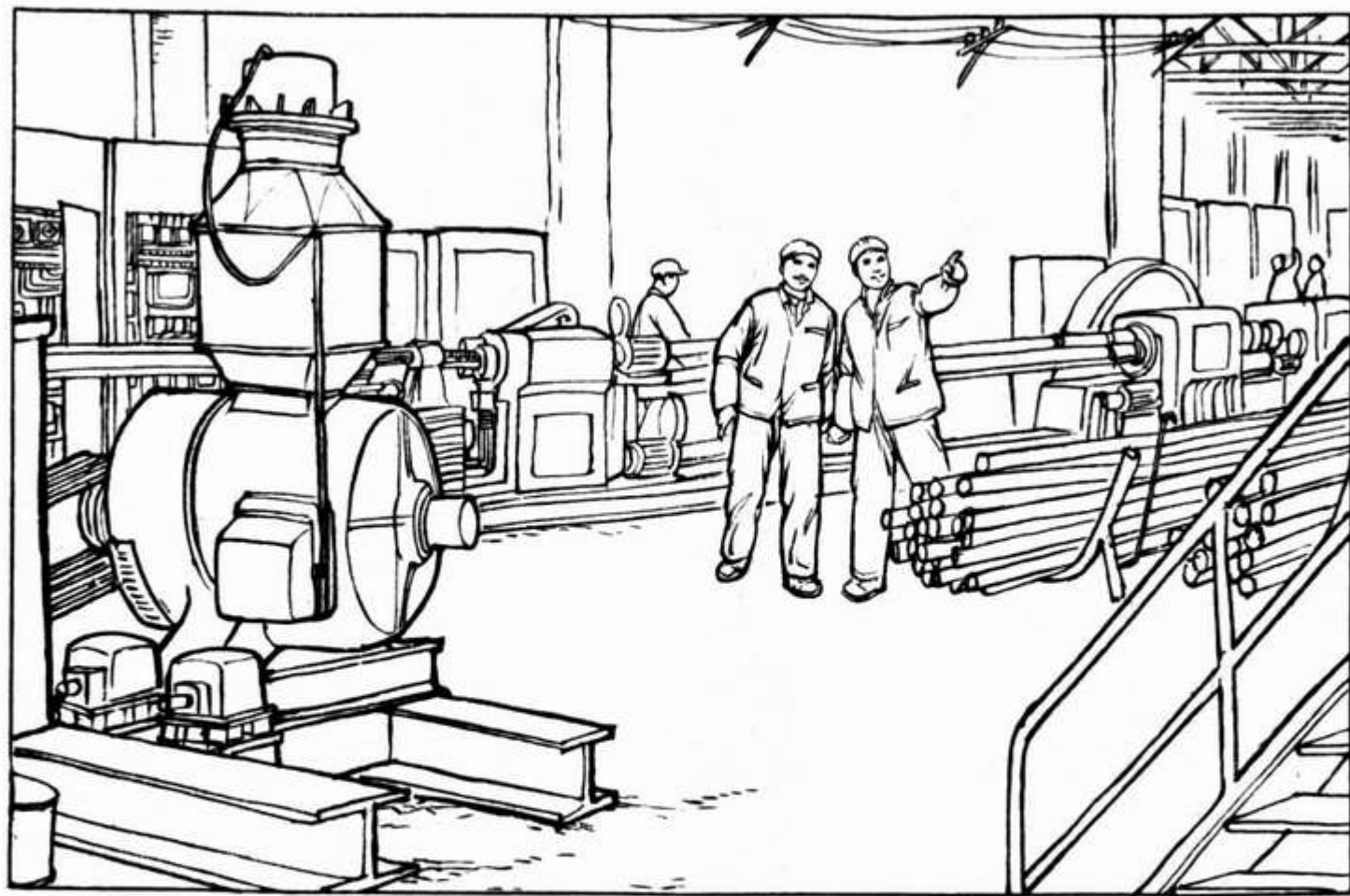
(5) 现在,丁长海旧事重提,何毅只能老话再答:“我们是大工厂,不是小饭店,大灶头怎么能炒小锅菜?”丁长海听了这话,立即说:“老何,你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当家人,怎么能利多就干,利少不干啊!”说完,走出了办公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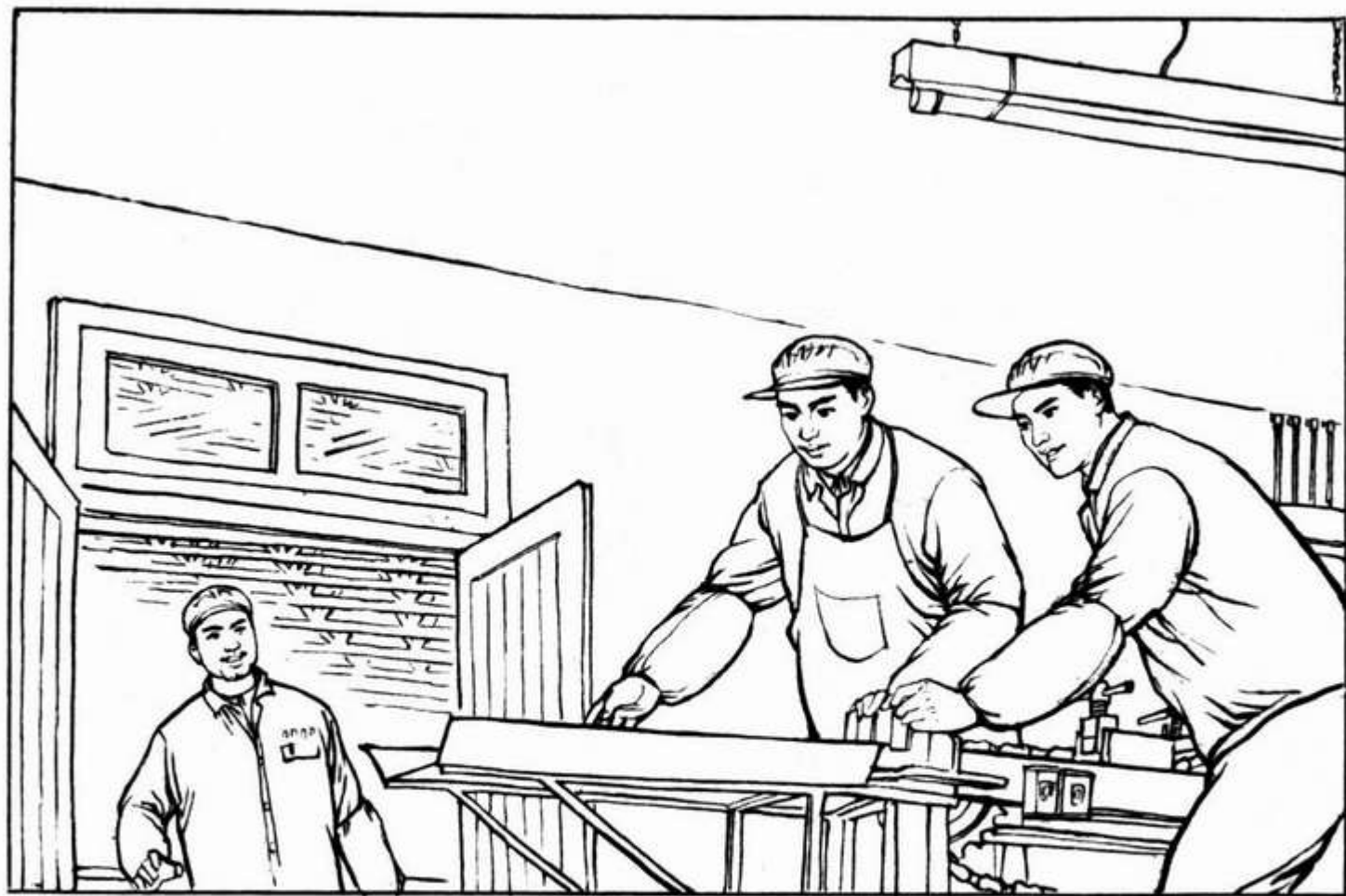
(6) 丁长海的话把何毅的脸烧得通红。他想，工人的积极性当然不能打击，不过这一次开了头，以后麻烦就多了。何况，设备、人力又如何解决呢？……想到这里，胸口象是悬了一块石头似的有点沉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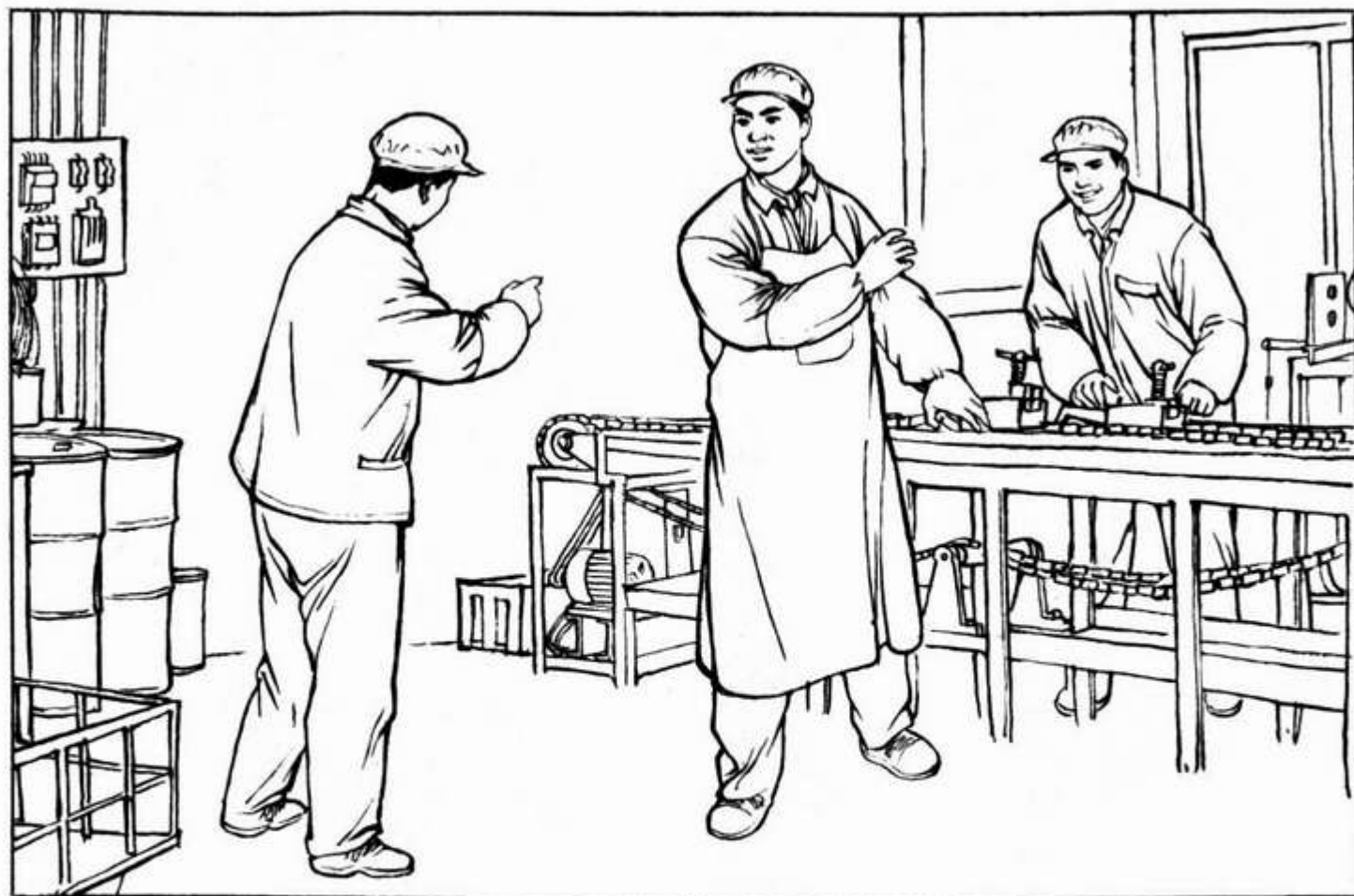
(7) 第二天,何毅怀着这一件心事去找丁长海,一踏进拉管组,只见马达飞转,机声轰鸣,那条“想全局、为全局、急全局”的标语分外醒目,好象还是新贴上去似的,到处是大干社会主义的动人情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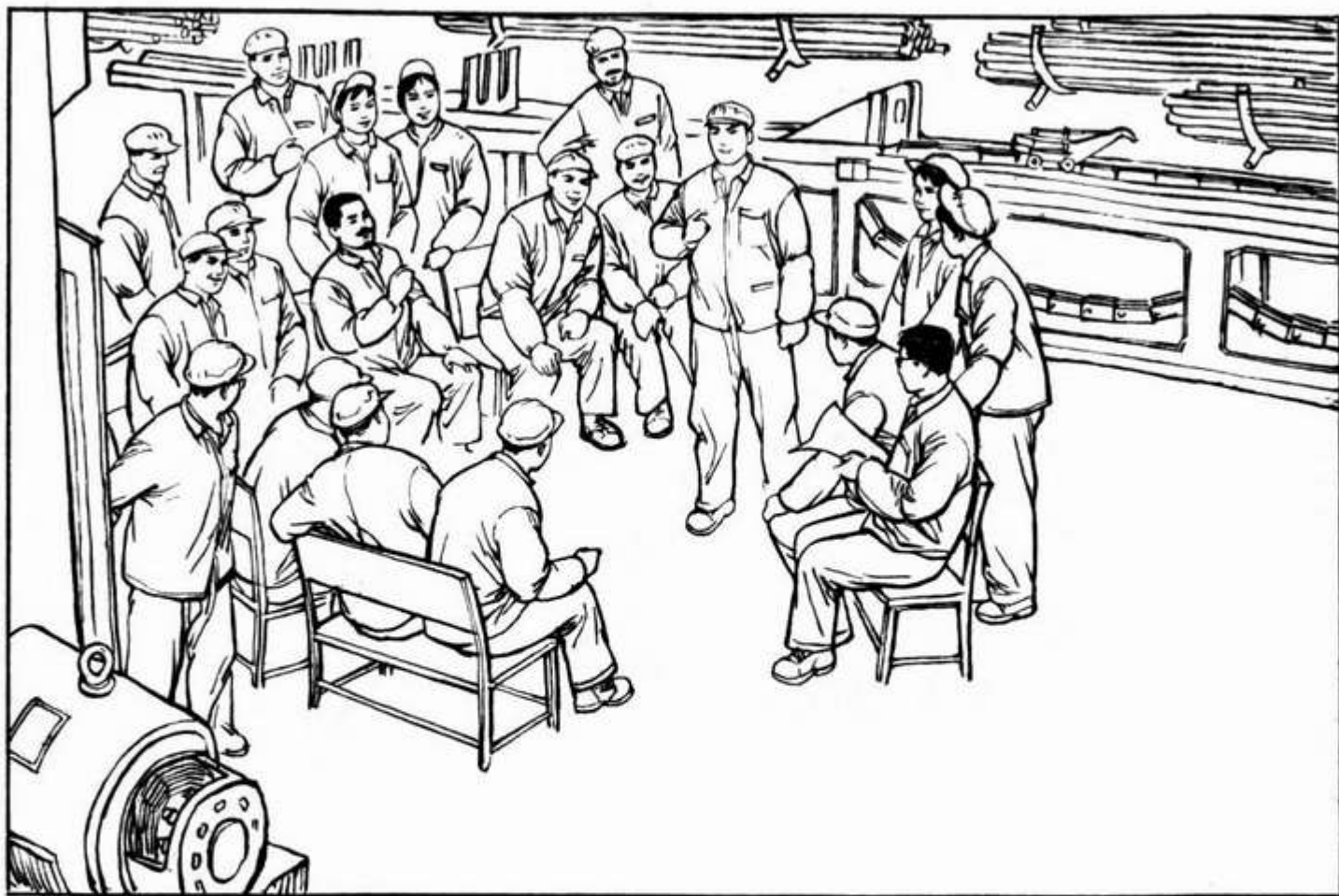
(8) 这时,何毅的心渐渐地被这热烈的场面打动了。他在厂房里转了一圈,却不见丁长海的人影。后来,在一个工人的指点下,又来到一间偏僻角落的小仓库里。



(9) 何毅推开小仓库的门,只见里面焕然一新。原来灰蒙蒙的墙壁和天花板上,现在已经糊上了一层白纸,屋中央放着一台小拉管机,旁边站着两个人,正在聚精会神地校验着。其中一个高个子还带着白饭单,他就是丁长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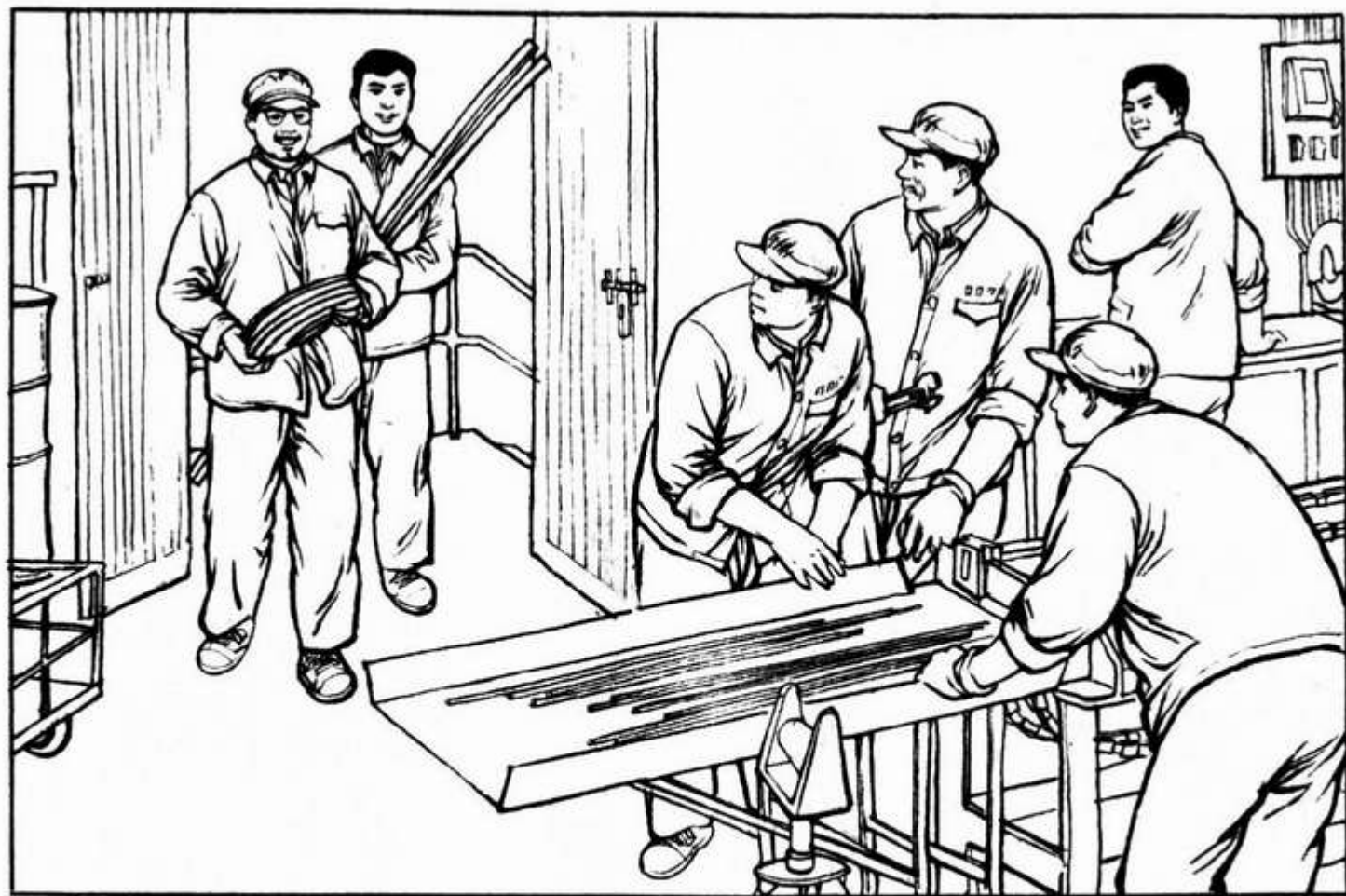
(10) “看你这模样,人家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厨师哩。你们在干什么?”何毅惊奇地问。“哈,当个钢管‘厨师’有什么不好?”丁长海转过身,拍着那件白饭单说起自己动手造小拉管机的事。



(11) 原来,昨天丁长海一回到拉管组以后,就把群英医疗器械厂的事向群众交了底。工人们听了,象是一锅煮开的水,沸腾起来。有的说:“龙江大队能做到‘丢卒保车’,我们为什么不能顾全大局呢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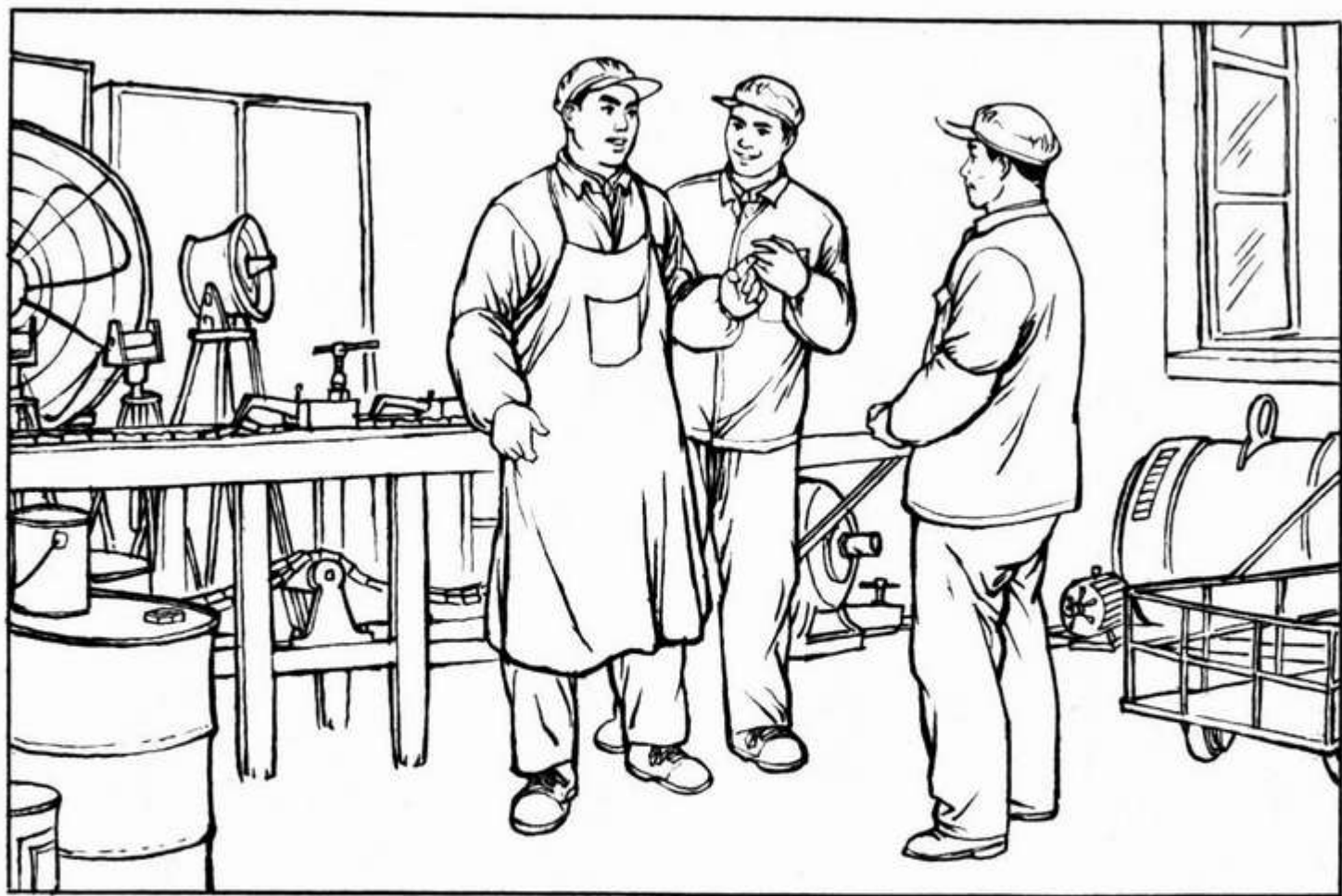
(12) “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企业，好比一条战壕里的战友，应当想方设法为兄弟厂解决困难，没有设备动手造，人力不足，我们各台机器上抽人支援。”小组会的发言一个接一个，十分热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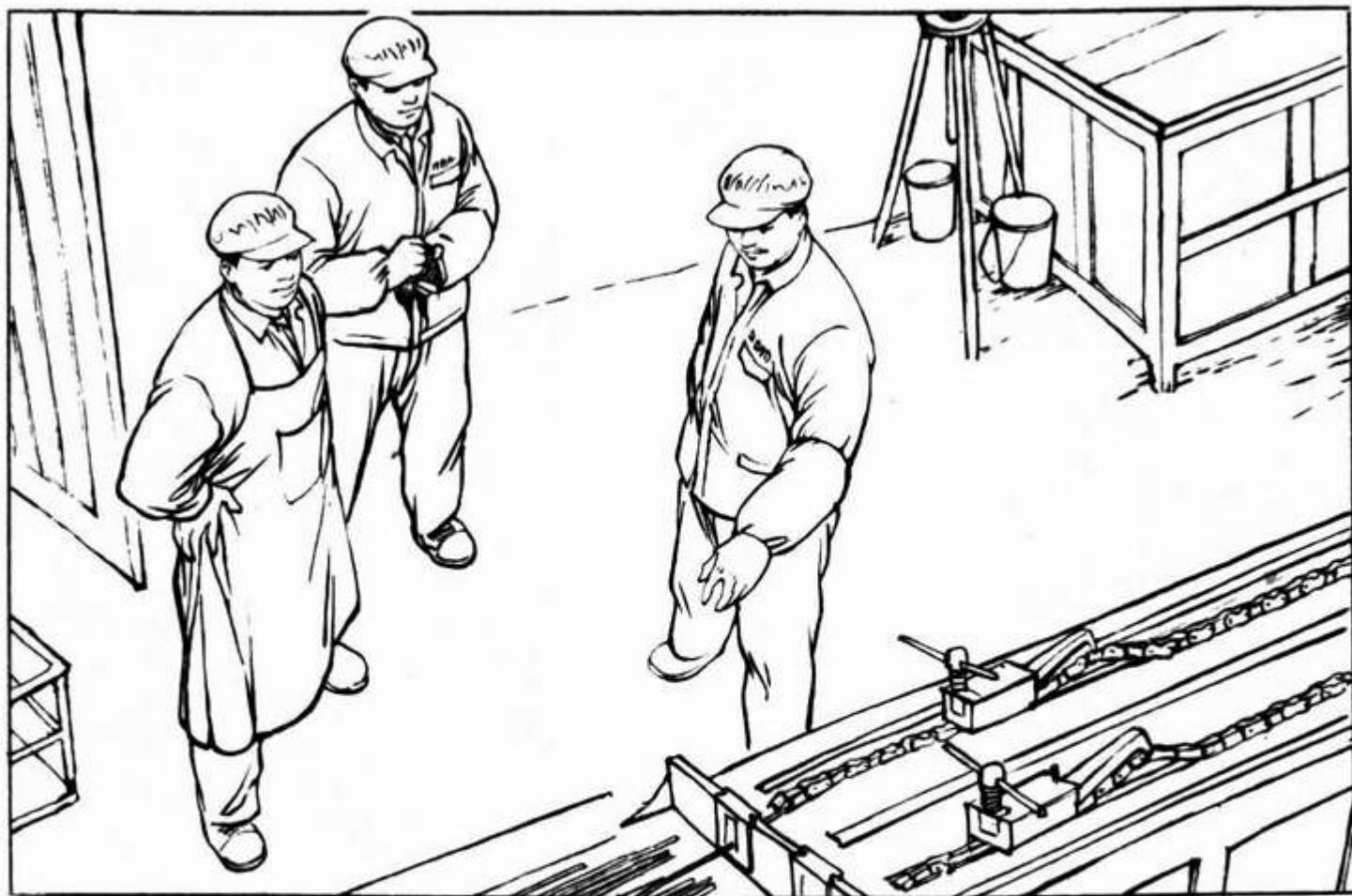
(13) 工人们说干就干,当天下午,有的画图纸,有的到废料堆里找零件,七拼八凑地搞了起来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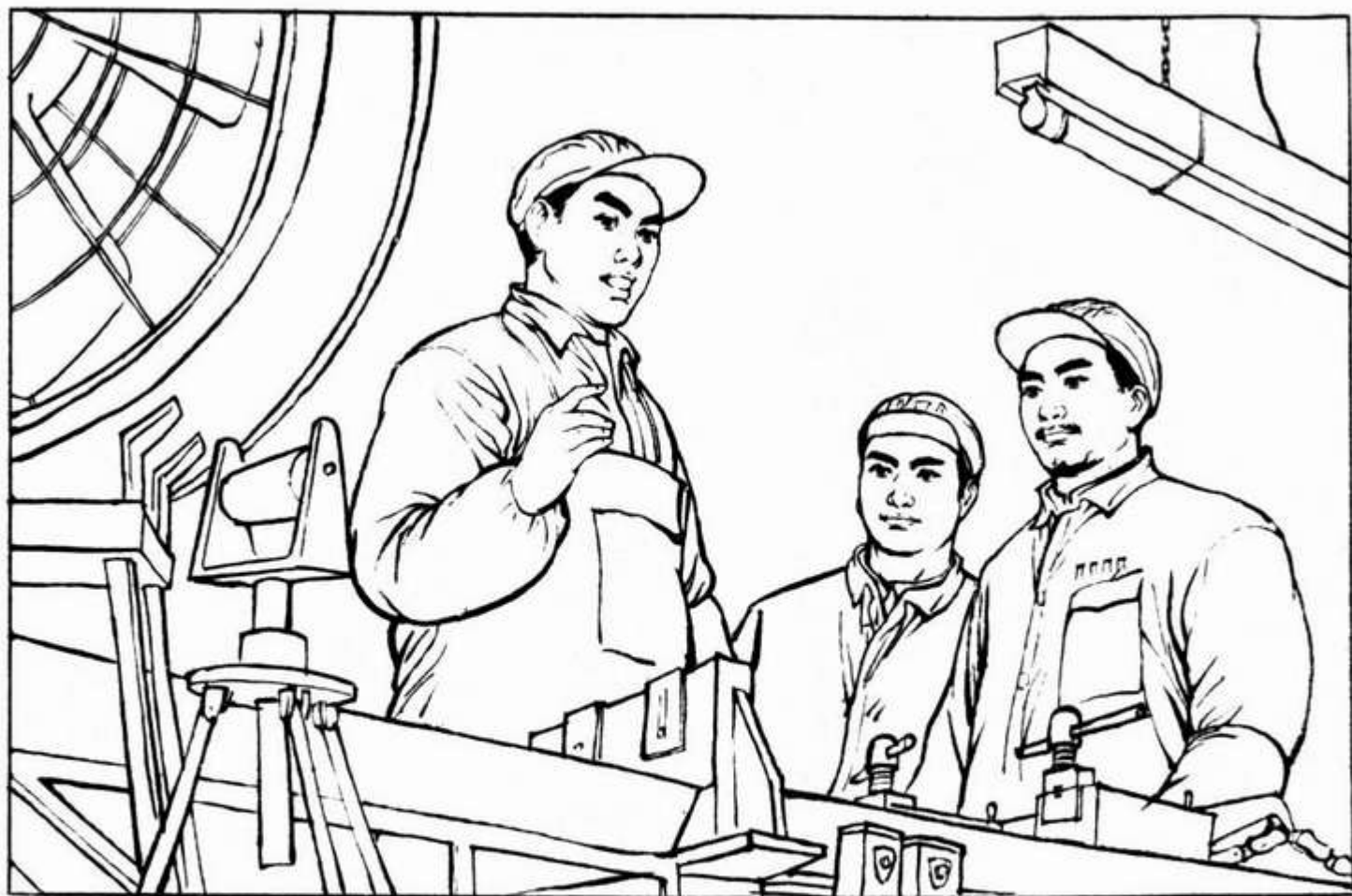
(14) 没等丁长海介绍完情况,何毅关切地问:“搞二十克,比生产其他钢管困难得多啊!”“困难当然有,工人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,力量可大了。你看,我们缺这种工作服,食堂同志知道后就马上给送来了。”丁长海笑着回答。



(15) “丁师傅为了安装这台拉管机，昨晚一夜没合眼。”
“别说这些了。”丁长海打断旁边一个青年的插话，回过头来对何毅说，“老何，别小看这二十克，这也是革命需要啊！咱们不能光让利润遮住了眼睛。”



(16) 听了丁长海这语重心长的话,何毅的心里十分惭愧。但他又不解地问:“可大锅饭要紧呀。你们这样一搞,岂不耽误了时间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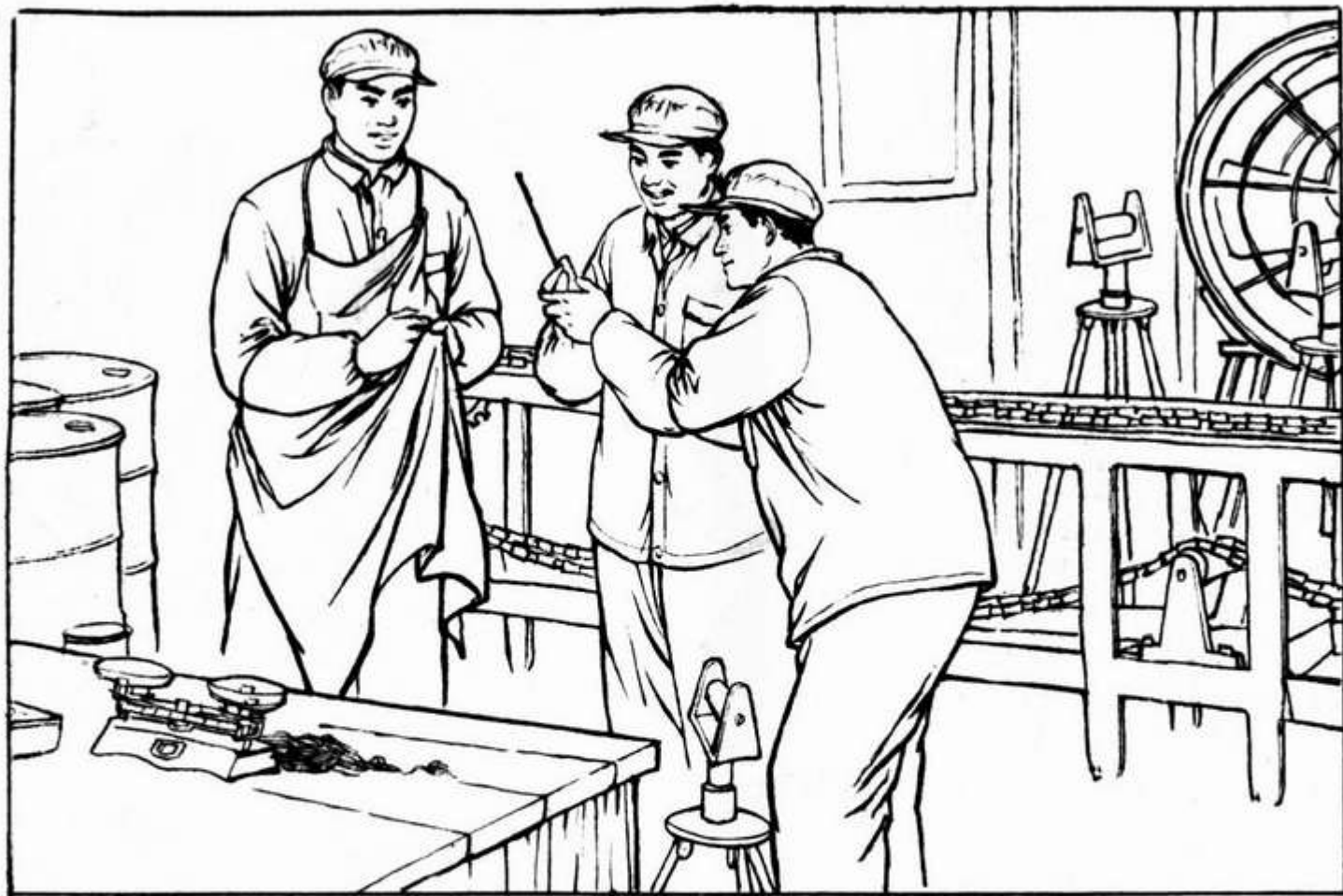
(17) 丁长海继续说：“大锅饭要烧，小锅菜也要炒，这才是向大庆工人学习，急国家所急，想全局所想啊！时间嘛，我们已经争取来了，你看吧。”说完，便指了指已经发动的那台拉管机。



(18) 小仓库里顿时显得十分宁静，三个人在全神贯注地操作着。这时，拉管机正发出阵阵“滋滋”的声响，一根闪光发亮的不锈钢毛细管已经从槽孔里徐徐地伸出来了。



(19) 何毅轻轻地从机架上取下这小产品，用雪白的回丝擦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，把它放在旁边备着的天平上一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二十克。



(20) 屋子里的空气立即活跃起来，三个人把这不寻常的不锈钢毛细管互相传递着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丁长海又提醒何毅说：“老何，请你想个办法，用最快的速度送到用户的手里。”



(21) 何毅刚要离开这里，忽然“嘭”地一响，门又被推开了。进来的是车间技术员，说：“厂部来电话，说市人民医院急需一根超细异型合金钢管，这根骨头啃起来更难，问我们怎么办？”



(22) 没等何毅开口，丁长海就胸有成竹地亮开嗓门：“老何，我早考虑过了，金工组的同志为了搞二十克，还做了一套各种尺寸的槽孔模具，以后，有什么零零碎碎的任务，你用不着迟迟疑疑的了。”



(23) 何毅听了这番话,心里翻腾着,是啊!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在我们这些当家作了主人的工人面前,不正是有三头六臂吗?这时,胸口的那块石头落了地。他爽朗地对技术员说:“接!”



(24) 何毅紧紧地握着丁长海的手，激动地对大家说：“咱们都要象老丁那样，做一个乐为革命炒‘小锅菜’的钢管‘厨师’啊！”这时，拉管机更加欢唱，银色的钢管更加闪亮，人们的笑脸更加亮堂……



目 标

编 文 施国佐 王银华

绘 画 许金国 朱国勤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五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 1

1976年10月第1版

1976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8171·1238

定价: 0.07元